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朗宇法师 主编

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

理净法师 著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主编 朗宇法师

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



佛教文化与

佛教教育

理净法师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/理净法师著. 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7.11

(宝庆讲寺丛书·中国佛教学者文集/朗宇法师主编)

ISBN 978-7-80123-934-1

I. 佛… II. 理… III. 佛教-文集 IV. B948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166596 号

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

理净法师 著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0(编辑部)

策划组稿: 黄夏年

责任编辑: 戴晨京 卫 菲

版式设计: 陶 静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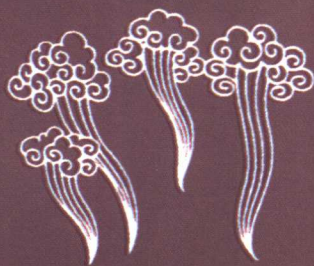
版本记录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80 千字

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3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23-934-1

定 价: 30.00 元



策划组稿：黄夏年
责任编辑：戴晨京 卫 菲
封面设计：司博文

总 序

从佛法本身来说,教、理、行、证的修学次第,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。但是,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、喜好的不同,往往有所偏向,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,有重义理、重实践等区别。但是,作为佛弟子来说,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,充分、完整地表达出来,如“阿毗达摩”虽然着重于论证“法”的自性、定义、关系等,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“谛理的现观”,最终归于修证。那么,重修证的佛教,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,重视佛法的适应性、实效性,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,如初期大乘经典以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、“解脱门”、“陀罗尼”、“菩提心”等作为中心,来表达从发趣、修行到证入的历程。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,但都是佛法的根本,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。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,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,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。《高僧传》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,其中翻译、解义、读诵便属于义解门;而习





禅、明律、感通、遗身、护法、兴福，都是属于实践门；最后一科“杂科”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，旁及世间经书、治世语言、礼乐文章等，无不兼通。

但是，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，主要是注疏经、律、论，在“述而不作”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，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。而且，这些佛教义解僧，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，通过注疏、论著，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。南北朝佛教的兴盛、隋唐佛教的辉煌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，重视主体的体认、自己身心的解脱、净土法门的流行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，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随着禅、净的流行，在这种“简单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潮流下，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、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。于是，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。

另一方面，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，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，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，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。于是，通过接触梵文、巴利文等东方语言，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，消化佛教的教义。在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主义”思想的影响下，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

观性、纯学术性,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,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——佛学。19世纪后期,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,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。随着“西学东渐”、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,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,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,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的辨伪,“大乘佛教非佛说”的讨论,“佛教非宗教非哲学”之辩等。同时,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,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“人生佛教”运动,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,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。但是,相对来说,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,像吕澂、陈垣、汤用彤等,皆为一代学术大师。



总
序

改革开放后,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经过二十年的努力,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、重塑佛像的工作,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、香火旺盛的现象。于是,培养人才、弘法、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。然而,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,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。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,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,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



气的影响,文献学、考据学、思想史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,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,定性定量,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。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,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,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,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,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,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,显示其优胜之处。通过学术研究,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,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。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,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,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;同时,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,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,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。

因此,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,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,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、文物中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探索其前后延续,彼此关联的因果性;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,及其因时、因地的适应。以了解过去,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,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“人间佛教”思想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“以文化阐扬佛法,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

要组成部分,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、本土化、现代化的权巧方便。”现代中国佛教界,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,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,通过转化与变通,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,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。

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(989),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嘉定十五年(1222)宋宁宗赐名“宝庆讲寺”。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、尊重学术、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,一直讲法不辍。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,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《宝庆讲寺记》。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《宝庆寺观音殿记》。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,高高地耸立在寺里。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,在日常事务、早晚功课、坐禅念佛等之外,勤于读书,研究经论。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,参访名山大寺,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,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。因此无论到哪里,我都会带上一些书,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,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,蔚为大观,感到欣慰。但是,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,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,而且现有书籍之中,难免良莠不齐,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。有





感于此,我和道坚法师、圣凯法师、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,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。于是,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,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,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,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。

朗 宇

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

自序

般若·智慧·无知

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文明，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。物质上的满足使人们精神上越来越空虚；物质世界的丰富却使人们心灵世界越来越迷茫。当人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和发明了无线电、电脑、航天飞机、人造卫星等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时候，人们却因为自己有限的聪明才智而埋藏了人们本有的清净自性！

世间人将知识与生活积聚而成的聪明经验误认为是智慧，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人们用自己的聪明欺骗他人诈取利益，来满足自己对物质的追求和欲望。更有甚者利用自己的聪明发明现代化核武器来侵占他人国土，实现自己统治人类的野心，造成生灵涂炭、家破人亡，使世界战火不断，国无宁日，世界不能和





平！在饱受战争痛苦之时，人们向往世界和平与国泰民安，祈求不起战争、永息兵戈、珍惜生命！而对于这些生命的呼唤，人们的聪明才智却显得无能为力，无计可施，反而是人们本有的那种朴实纯洁、天真无邪的本有自性显得更为珍贵！

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呢？

智慧与聪明有何区别？

世间人一般都以知识的高低和聪明的程度来衡量智慧的大小，但人们却不知道知识只是文字上的执见，而聪明更加只是凡夫的小聪慧而已，完全不能与智慧相提并论。聪明是指世间人的小聪明而已，而智慧是指出世圣人的辩才无碍智；聪明只是世间人的世智辩聪而已，而智慧是出世圣者的大智大慧；聪明只是世间人相互争夺的手段而已，而智慧是出世圣者普度众生的慈航；聪明只是世间人的所知障而已，而智慧是观照诸法的慧灯！

由此可见，智慧不同于世间人的聪明，智慧是指出世圣者洞察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自性毕竟空寂不可得的无上大智慧，诸佛菩萨以此智慧而悟诸法无我、诸行无常、涅槃寂静，从而得大自在不著色、身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不动真际而演说诸法实相，虽说法普度众生而不动法身，所谓随缘不变、不变随缘。随缘不变者，是说诸佛游历十方世界救度众生而不著生死，

虽然断除一切生死烦恼证入涅槃而不住涅槃；不变随缘者，是说诸佛法身常住于常寂光土如如不动，而常遍满十方法界普度众生，虽然随缘教化众生却不流转于生死。正所谓的“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；八风吹不动，端座紫金莲。”所以说智慧能够洞察众生生死来源的根本，引导人们修学佛法而了脱生死轮回，乘般若船而到达涅槃岸得到究竟解脱；同时智慧也是照见宇宙万有一切诸法生灭变化的正因，教导人们一切诸法皆在刹那生灭变化无有自性可得，使人们能够断除我执我见而证得无我境界。从而也就说明智慧不能与世间的聪明等同，聪明只是世间人的小聪慧而已，而智慧是佛菩萨的出世般若大智。

那么般若与智慧又有何区别呢？

般若(音波若)是由古印度的梵语音译而来，相当于中文汉语智慧的意思，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中文汉语的智慧的意思。因此，古代大德高僧在翻译佛经时音译为“般若”，而不直接翻译为“智慧”。因为，般若意义广博无限而智慧意义狭小有限，智慧不能完全解释尽般若的含义。后人之所以将般若解释为智慧者，是因为在中文汉语中没有任何一词可以完全解释“般若”一词，所以只能假借“智慧”一词来勉强解释“般若”。智慧是一个有限词，世间智慧是有限量的，是夹杂着烦恼的，是一种有缺陷还不够完整的智慧，它不





能够完全彻底解释和认识宇宙人生真相；而般若智慧则不然，般若是一个无限词，般若智慧是无限量的，是清净圆满的，它能够通达一切宇宙人生真相，彻底地解决宇宙人生的一切烦恼。

由于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有音译和意译两种情况，一般来说为了能够使中土众生接受佛法，将佛经从梵文翻译为中文时基本上都是意译，但对于一些特殊的词汇和咒语作为特殊情况而采用音译。如“般若”一词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应内容的概念，所以只能采用音译的办法。因此，古人翻译佛经时制定了“五不翻译”的原则，其中“般若”不翻译就是“广义不翻”，其意义不仅尊贵并且含义深远，用智慧不能完全代替，所以古今仍然翻译为“般若”。如果将“般若”译为智慧，其含义就轻浅，使人们容易将之与世间的智慧等同相混淆，而译为“般若”者，能够使人宿世罪业消除而善根增长，对佛经生起正信、厌离生死、追求解脱。由此可见，般若不同于世间智慧，后人将般若解释为智慧，那也只是为了人们能够理解佛法方便而已，我们修学佛法所要求证的—定是般若智慧，而不是所谓的世间智慧而已！

那为什么又说般若是无知呢？

般若真是无知吗？

所谓般若无知者，是说虽然般若无知，但又无所

不知。此“无知”也不同于世间的无知，世间人所说的无知是指愚痴而言，不明事理、不信因果，对一切事、一切法迷惑不知故言“无知”。今般若言“无知”者，是说对于世间个人的利益不去分别、不去计较个人得失，即所谓的“难得糊涂”；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理却无所不知，对于解决人生的烦恼和痛苦无所不能，所以说“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”。

世间众生无知是愚昧，而佛菩萨无知是般若；众生的无知是因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所致，而诸佛菩萨的无知是无量劫以来修四摄、六度而得的慈悲无碍大智；众生无知便会轮回六道生死，而诸佛菩萨无知便能通达宇宙人生真理证得般若智；众生的无知是由于“我执”而产生的贪瞋痴三毒烦恼迷惑而不知，而诸佛菩萨的无知是断除“我执”证得无我境界。所以说“般若无知”者，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尽，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在“般若”中包含。也就是说般若是诸佛菩萨断除一切“所知障”，而证到的一种通达一切、圆融无碍的无上境界。此圆融无碍的无上境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诸法实相！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云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这就是说诸法实相是无相之相，不能用我们世间的“有相”来认识诸法实相。这也就是说诸法实相是“空”相，是不可见不可得的，只能





用般若智慧去证得。这里的“空”也就是佛教的般若智慧，在佛法中只有“空”才能具足般若智慧。不过这里的“空”并不是什么也没有的虚无之空，而是指不执著于一切有无之见的“般若无知”之缘起性空理论。

从此可以说明，众生的生死烦恼皆来自于人们自心的“执见”，佛法就是要人们认识自我、打破自我，体悟“无我”的道理……

当证得般若无知时，即能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！通达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、色空不二；通达理即是事、事即是理、理事圆融。证得离四句绝百非，言语道断、心行处灭的“般若无知”！

理 净

2007年初夏撰于北京

目 录

总 序	朗 宇(1)
自 序	(1)

三论专著篇



略述三论宗的判教	(2)
略述三论宗“二谛”观	(10)
中观破尘与唯识破尘之同异	(23)
三论宗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思想概述	(32)
吉藏大师与三论宗	(57)
三论宗主要典籍之评述	(70)

佛教教理篇

《四十二章经》真伪评述	(93)
论昙鸾净土思想“二道”说	(112)